



青山鸟鸣

文 / 刘平 (云南)

每天清晨,虎爷都是在悦耳动听的鸟鸣声中醒来的。他睁开眼睛后并不马上起床,而是尖起耳朵细听屋外的各种鸟叫。这些年,虎爷的耳朵对鸟叫声越来越敏感,也越来越熟悉。他只要听叫声就知道是啥鸟。

“啾芽儿!”“啾芽儿!”,虎爷耳朵里突然传来一种陌生而又曾相知的鸟鸣。这段时间,虎爷已经听见六种陌生的鸟叫声了,他每次听见这种鸟叫声后,心就激动起来,因为这意味着林子里又多了一种鸟儿。

“又添新‘客’了!”听着那“啾芽儿!”“啾芽儿!”的声音,躺在床上的虎爷心里乐滋滋想着。只见他一骨碌起身扒着牛肋巴窗户往外看,果然发现了新“客”的身影,一种叫“紫眼儿”的鸟。紫眼儿身子很小,比乒乓球大不了多少,浑身的毛淡青色,红腿红爪。虎爷一拍脑门:对了,自己小时候见过紫眼儿。虎爷是最后一天的护林员了,因为他老了,上面安排年轻的护林员来

接替。虎爷也知道自己该下山了,但他一点也不后悔把几十年的光阴交给了这片大山。他初进山中,没听见有啥鸟叫声,只偶尔有几只麻雀在玩耍嬉戏,有时候还有几只老鸦也凑个热闹。几十年间,虎爷竟能让山林慢慢变成了鸟儿、动物们的乐园。他至今还记得,鸟儿是从第五年开始多起来的,斑鸠、画眉、黄卦儿、喜鹊、黑斑儿……这段时间,又多了白头翁、点水雀儿、红嘴巴啥的,今天,又来了紫眼儿。虎爷脸上笑咪咪的,心中自喜,他感觉自己做得值!

上午九点过后,两个年轻的护林员上了山。俩小伙子都黑敦敦的,看上去很憨厚,虎爷就喜欢这样的人。他跟他俩认真交接之后,就准备下山了。山下,政府已经给他安排好了一套五十平米的安置房。

下山之前,虎爷突然想再去看看那几块木牌子。木牌子都是虎爷做的,上面的字是请人写的,提醒那些想进山的人。

木牌子一共五块,在五处进山的口子安插着。

虎爷熟悉路,他先去娃娃沱,然后去另外四处。在娃娃沱,虎爷看到那块牌子仍旧钉在一棵老槐树身上。上面的字醒目耀人:山中有狼!这是上个月,虎爷用红漆重新描过的。每年,他都要这样重复两次。

虎爷伸手轻轻摸摸那块牌子,脸上的神情有些异样……

另外四处的牌子也都在,也是上个月用红漆重新描过的。都是一样的字:山中有狼!

虎爷下山的时候,已经是午后三点过了。

虎爷下山后就住在一个依山傍水的小区里。

虎爷的日子清闲了,他就喜欢四处溜达溜达,练练腿儿、赏赏景儿。有时候,他坐在小区的凉亭里和人聊天,也是乐事。

隔个十天半月,虎爷还要进山去看看。碰上两个年轻的护林员,他都要跟他们聊一阵。虎爷看到他们都很负责、很认真工作的态度,

并有更完善的装备、先进的巡查手段后,他时时悬着的心终于跌落下来安生了。

有天,虎爷在小区里跟几个人聊天。一个年轻人突然问:“虎爷!山里有狼,您一个人在山里咋就不怕呢?”

“是啊!虎爷您咋就不怕呢?”有人跟着问。平常,人们经常听见山里传出狼嚎声:“嗷呜——”“嗷呜——”,听着怪瘆人的。

虎爷笑了笑说“我就是狼。”

几个人都笑了。一个人说:“虎爷是虎,狼怕虎。”

虎爷“呵呵”笑的令人琢磨不透。

“奇怪!这段时间咋没听见狼嚎了呢?”有人好像想起了什么,突然说道。

“是没听见过了。”有人附和,恍然大悟的样子。

“狼走了?”

“日怪!”

虎爷看着大家,突然又忍不住笑了:“咋,你们想听狼嚎!”

“怎么!狼听您的话?您喊它嚎,它就嚎?”一个人感觉好奇

地说。

虎爷看着那个人,接着笑了一下。然后,他慢慢站起身,双掌缓缓下压,深吸一口气。片刻,虎爷胸腔里就突然迸出一种冷森森极具穿透力的声音:

“嗷呜——!”“嗷呜——!”。随着声音迅速向四周扩散,整个小区都安静了。

狼嚎的声音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,他们平时听到的就是这种再熟悉不过的声音了。很快,人们都知道了虎爷的秘密。

有天上午,一个人带着一张网悄悄来到娃娃沱,他准备进山捕鸟。当走到那棵老槐树下的时候,那个人突然看见了那块钉在树上的牌子:山中有狼!他像被一种魔法定住了一样,没有继续往山里走,只是原地转了几圈,“噗”地往地上啐一口痰,就转身要回。

那人走了几步,又回头看看那块牌子,心想:宁可信其有,不可大意丢性命。

乘坐公交车

文 / 蔡永平 (甘肃)

炽热的大火球终于滑下了地平线,西天的云层熊熊燃烧,小城披上了一层亮灿灿的金光。背书包的孩子,穿花裙子的姑娘,拎菜篮子的妇女,拄着拐杖的大爷,哗啦啦涌向公交车站台。人们踮着脚,伸长脖颈望着车流熙攘的街道。

终于,609路公交车开来了。人们排起长队,有秩序地上车。圆脸大眼的司机高声喊:“请上车的人往里走,给老人、孕妇让座了。”人们刷卡,投了钱,向车里挪动。

最后上车的是一个身材壮实,黑红脸膛,身上的迷彩服沾满白灰的小伙。他站在门口,手臂伸展拉住扶手杆,身子向后缩,和前面的人拉开距离。

站在前面留桃形发型、圆溜溜眼睛的小男孩扯住小伙的胳膊:“叔叔,您靠前站了,那样挺累的。”小伙咧开嘴角笑嘻嘻地说:“小朋友,谢谢您,叔叔身上脏呢。”小男孩摇头摆手:“不大紧呢,您靠前站了。”小伙连声说:“谢谢您!”

车开动了,小伙掏出手机,按开关键,手机黑屏。小伙摸遍衣兜,额头上渗出汗水,他通红脸对司机说:“大哥,我手机没电了,身上没带现金,付不了车票钱。”司机回头扫一眼小伙说:“哦,以后可要记着了。”小伙连声说:“谢谢您!”

这时前面穿连衣裙的姑娘转过身,拿手机在读卡器上又刷了一下,清脆温柔地女声响起:“刷码成功,请乘车。”姑娘笑盈盈地对小伙说:“我替您刷了。”小伙连声说:“谢谢您!”

靠车门座位上的卷发中年妇女站起身,一把拉过小伙:“小伙子,您干了一天活,累了坐这儿,我站会就到家了。”妇女站起身,向过道挪动,小伙连声说:“谢谢您!”

小伙坐在座位上,车辆摇摆,小伙闭上眼,歪了身子,头斜靠过去,枕在旁边座位的大爷肩上。大爷坐正了身子,挺直了腰板,臂膀撑住小伙的头。

公交车驶过一个站,五十多分钟后,车里甜甜的女声提醒:“宋家园到了,下车的乘客请到后门。”小伙忽地惊醒坐起身,看自己口水沾湿了大爷臂膀,小伙挠头说:“大爷,我睡着了,把您衣服弄脏了。”大爷呵呵笑:“您累了,休息会就好。”小伙连声说:“谢谢您!”

车进站了,小伙对司机说:“大叔,我从前门下车。”司机回头看拥挤的过道:“行,就这次,以后下不为例了。”小伙连声说:“谢谢您!”

小伙从前门下车,他猛然瞥看到了过道里拥挤的人群中卷发的中年妇女,小伙瞪大了眼。车子远去,小伙湿了眼睛,他朝着公交车深深弯下腰:“谢谢你们!”

西天的火焰黯淡下来,夜幕升上来,街道上灯火通明。车内的人们脸上洋溢着笑容,车子驶向家的方向。

偶遇

文 / 洪虹 (福建)

小芹骑着电动车赶路,希望今天能应聘成功。这是一家老人服务机构,离家近,方便照顾父亲,凭一个多月来照料父亲的经验,她相信自己能胜任这份工作。

不远处有个交叉路口,小芹正思索着该往哪个方向拐,忽然看到前面围着几个人比比划划议论着。小芹到了跟前,见地上躺着一位老人,她脑袋嗡了一下,想到自己的父亲,立即停下车子。父亲就是路上摔倒,失去最佳救治机会导致半身瘫痪的。能照顾父亲的就剩她这个独生女了,她只好辞去远方的知名企业,回家找一个与自己大学专业毫无相干的工作。

小芹迅速蹲下身子,查看老人的身体状况并询问他家人电话,同时招呼旁边的人帮忙。

过了一阵子,一辆车子开到跟前,从车上下来一位中年人和两位穿着白大褂并抬着担架的医生。见老人看到那个中年人就喊儿子,小芹知道可以离开了。她掏出招聘广告,再看一眼地址,骑车

急驰,可等她赶到时,招聘会早就结束了。

中午有人打电话说:“你已经通过面试,明天来上班吧。”

小芹正忙着照料父亲吃饭,便回道:“我现在没心情开玩笑。”

“不是开玩笑,上午的招聘面试改在我们见面的地方了。”

“我们见面的地方?”

“是的,就算偶遇吧。谢谢你帮助了那位老人,我们就需要你这样的人。对老人有爱心有耐心的人。”

“您怎么知道我要去应聘?”

“你离开时简历落地上了。”

小芹翻了个包,简历果真不见了,便相信他说的是真话。

“那您是?”

“我是那家招聘机构负责人。”

“您就是那位老人的儿子?”

“是老人把我当儿子,他是我们的服务对象。”



原生十字架 摄影 | 赵亭

第 69 张画像

文 / 吴洪辉 (山东)

“同志,请把他再画老半岁吧!”说着,一位老奶奶把画像递给了画像馆工作人员。

这位老奶奶是大山村的王老太,人们都习惯叫她“疯老妈子”。

在她结婚的前一天晚上,她的丈夫被国民党抓去当兵了。

第二天,她只好抱着一只红公鸡拜堂入了洞房,那年她才 17 岁。

一天,她羞羞答答地来到婆婆房间,腼腆地问:“娘,他长得什么样啊,他要是回家来,俺还不认得他呢。”

婆婆深知儿媳的一片心思,便把儿子

的身高、长相全都告诉了她。

这天,她悄悄地来到县城,找到一家画像馆,让人按照婆婆说的样子,给他画了一张像。她望着这个英俊潇洒的小伙子满意地说道:“他就是俺的男人!”

回家后,她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枕头下,夜间睡不着时,就把它拿出来向他偷偷说话……

婚后的第一年过去了,他没有回来。她企盼着第二年,便画了第二张,结果第二年过去了,他依旧没有回来,又画了第三张。

就这样,年复一年,像画了 68 张,

依旧不见亲人来。其间,她疯了半年多。

那时候,她到处喊叫:“俺男人在外边当大官了,他要骑马回家来了。”

84 岁的王老太,好像感觉到阎王爷要叫她走了,便提前半年又去了画像馆,画下了第 69 张画像。

这年的初秋,她躺在病床上,把这 69 张画像逐一了一遍,最后凝视在第 69 张上,她笑了:“再老,我也能找到你……”说完,画像撒落一地……

有人看了画像上的人说,在台儿庄纪念馆抗日英雄人物照片中,有一个人极像他。